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  
第四十六回 施慈悲仙子降妖 發慷慨儲君結伴

話說道姑向小山道：「女菩薩不消焦心，小道特來相救。」隨即雜在眾人之中。眾小妖把酒取到，道姑道：「他們不會飲酒。我的量大，拿來我吃。」眾小妖道：「剛才進來，未曾留神，原來卻是六個女僕。」把酒送至道姑面前。道姑飲完，又教快去取酒。這些小妖來往取酒，就如穿梭一般。一面取酒，一面只說：「好量！」道姑一面飲著，一面只教取酒。登時把洞內若干美酒，飲的一滴無存，還是催著取酒。眾小妖無酒可取，只得稟知女妖。女妖那裡肯信，即同三個男妖來至後面。道姑一見，把口一張，那酒就如湧泉一般，一道白光，滔滔不斷，直向四妖噴去，登時洞裡洞外，酒氣撲鼻。這股酒香，非比尋常，乃百種鮮果釀成，芬芳透腦，若教好飲的聞了，真可神迷心醉，望風垂涎，道姑一面噴酒，把手一張，只聽呱刺刺雷聲振耳，霹靂之中，現出一朵彩雲；彩雲之上，端端正正托著桃、李、橘、棗四樣果品，直向四怪頂門打將下去。道姑大聲喝道：「四個孽畜！爾等胞衣巢穴，現俱在此，還不速現原形，等待何時！」四怪剛要逃走，不防雲中四樣果品落下，只打的滿地亂滾，霎時變出本相。遠遠看去，個個小如彈丸，不知何物。道姑上前，拾在手內。眾小妖都變本相，無非山精水怪，四散奔逃。此時大家都已甦醒，俱向道姑叩謝。小山道：「請問仙姑尊姓大名？這四個是何妖怪？」道姑道：「我是百果山人。因與女菩薩有緣，特來相救。」手中取出四個物件道：「女菩薩請看：這就是四怪原形。」小山同眾人近前觀看，原來卻是一個李核，一個桃核，一個棗核，一個橘核。多九公道：「世間此物甚多，何以竟能為怪？莫非都是異種麼？」

道姑道：「此核雖非異種，但俱生於周朝，至今千有餘年。李核名叫『橋李』，當初西施因其味美，素最喜食；桃核雖非仙品，當年彌子瑕曾以其半分之衛君；橘核，昔日晏子至楚，楚王曾有黃橘之賜；棗核名喚『羊棗』，當日曾皙最喜。這四核雖是微末廢物，因昔年或在美人口中受了口脂之香，或在賢人口內染了翰墨之味，或在姣童口邊感了龍陽之情，或在良臣口裡得了忠義之氣，久而久之，精氣凝結，兼之受了日精月華，所以成形為患。今遇貧道，也是他氣數當絕。」多九公付道：「怪不得男相女裝，原來卻是『分桃主人』。」因問道：「請教仙姑：剛才那美婦人同那美男子，自然就是西施、彌子瑕形狀了。但那兩怪，一個面如黑棗，一個臉似黃橘，難道當年曾皙同晏子就是這個模樣麼？」道姑道：「西施、彌子瑕俱以美色蠱惑其君，非正人可比，故精靈都能竊肖其形？至曾皙、晏子，身為賢士，名傳不朽，其人雖死猶生，這些精靈，安能竊肖其形？所謂邪不能侵正。故棗怪面似黑棗，橘怪面似黃橘。任他變幻，何能脫卻本來面目！」小山道：「請問仙姑：此去小蓬萊，還有若干路程？」道姑道：「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，女菩薩自去問心，休來問我。」收了四核，出洞去了。

多、林二人把人數查明，一齊上船前進。一路談起仙姑相救之事。多九公道：「這是唐小姐至孝所感，故屢遇異人相救。若據前日大蚌所言，唐兄已成神仙無疑了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俺妹夫如成了神仙，俺甥女遇了災難，自然該有仙人來救。俗語說的『官官相護』，難道不准『仙仙相護』？俺最疑惑的：他們所說『百花』二字，不知隱著甚麼機關？莫非俺甥女是百花托生麼？」小山笑道：「若謂百花，自然是百樣花了。豈有百花俱托生一人？斷無此理。即使竟是百花托生，甥女也不情願。舅舅莫把這件好事替我攬在身上。」林之洋道：「若是百花托生，莫不紅紅綠綠，甥女為甚倒不情願？」小山道：「舅舅要知：這些百花無非草木之類，有何根基？此時甥女如係天上列宿托生，將來倘要修仙，有此根基或者可冀得一善果；若是草木托生，既無根基，何能再蔭妄想？即使苦修，亦覺費事。當日有人言：狐狸修仙最苦，因其素無根基，必須修到人身，方能修仙，須費兩層工夫。即如甥女，若是百花托生，如要修仙，必須修的有了根基，方能再講修仙，豈不過於費事？」林之洋道：「若這樣，俺倒盼你根基淺些，倒覺安靜，省得胡思亂想，又生別的事來。」

若花道：「剛才那個少年男妖，為何搽胭脂粉，裝作女人模樣？」多九公道：「姪女：你不知麼？他這模樣，是從你們女兒國學的，並且還會纏的上好小足，穿的絕妙耳眼哩。」林之洋忍不住要笑。小山不解，再三追問。婉如把當日女兒國穿耳纏足之事說了，小山這才明白，道：「怪不得前在東口那個道姑把舅舅稱作『纏足大仙』，舅舅滿面緋紅，原來是這緣故。」

忽聽眾水手喊道：「剛走的好好的，前面又要繞路了！」多、林二人忙至船頭，只見迎面又有一座大嶺攔住去路。多九公道：「前年到此，被風暴刮的神魂顛倒，並未理會有甚山島。今年走到這條路上，純是大嶺。要象這樣亂繞，只怕再走一年還不到哩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俺們上去探探路徑。」將船停泊，二人上了山坡。走了多時，迎面有一石碑，上面寫的也是「小蓬萊」三個大字。多、林二人看了，這才曉得此山就是小蓬萊。多九公道：「怪不得那道姑說：『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。』誰知今已到了。」隨即走回，告知小山。

小山歡喜非常，惟有暗暗念佛。因天色已晚，不能上山。次日，起個絕早；呂氏同婉如、若花也都起來。水手已備早飯，大家飽餐一頓，婉如、若花也要陪著同去。林之洋手拿器械，帶了水手，一同登岸，上了山坡，上面有條山路，彎彎曲曲，雖覺難走，幸喜接連樹木，可以攀藤附木而行。林之洋攬著小山，小山手挽婉如，婉如手拉若花，慢慢步上山來，到了平川之地，歇息片晌，又朝前行。

轉過「小蓬萊」石碑，只見唐敖當日所題詩句，仍是墨跡淋漓。小山一見，淚落不止。又向四處細細眺望，暗暗點頭道：「看了此山景致，凡念皆空，宛如登了仙界。如此洞天福地，無怪父親不肯回來。此處不獨清秀幽僻，而且前面層巖錯落，遠峰重疊，一望無際，不知有幾許路程。此時只好略觀大概。少刻回船，再同舅舅商議。」

不知不覺天已下午。林之洋恐天晚難行，即同小山姊妹下山。及至到船，業已日暮。吃了晚飯，呂氏問問山上光景，小山道：「今日細看此山，道路甚遠，非三五天可以走遍。甥女父親既要修行，自然該在深山之內。若照今日這樣尋訪，除非父親出來，方能一見；若不自己露面，就再找一年，也是無用。今甥女立定主意：明日舅舅在此看守船隻，甥女一人深入山內，耽擱數日，細細搜尋，或者機緣湊巧，也未可知。」林之洋道：「甥女獨去，俺怎放心？自然俺要同去。」

小山道：「話雖如此。奈船上都是水手，並無著己之親；多老翁雖有親誼，究竟過於年老，此處又非內地可比；若舅舅同去，雖可做伴，船上無主，甥女反添牽掛，何能在內過於耽擱？與其尋的半途而廢，終非了局，莫若甥女自去，倒覺爽利。好在此山既少人煙，又無野獸，純是一派仙景，舅舅只管放心。甥女此去，多則一月，少則半月。如能尋著固妙；即或尋不著，略將裡面大概看看，亦即回來先送一信，使舅舅放心，然後再去細訪。必須如此，兩下方無牽掛。甥女主意已定，務望舅舅曲從。」若花道：「阿父如不放心，女兒向在東宮，也曾習過騎射，隨常兵器，也曾練過。莫若女兒帶了器械，與阿妹同去，也好照應。」婉如道：「若是這樣，俺也同去。」小山道：「妹妹與乳母一樣，行路甚慢，如何去得？至若花姊姊近日雖然纏足，他自幼男裝走慣，尚不費力，倘能同去，倒可做伴。」

呂氏道：「甥女上去，上面既無房屋，又無茶飯，夜間何處棲身？日間所吃何物呢？」小山聽了，不覺愣了一愣。沉思半晌道：「甥女今日細觀此山，層巖峭壁，怪石攢峰，錯錯落落，接連不斷，雖無屋宇，到處盡可藏身；就是那些松陰茂林之下，也可棲止；設遇現成有洞，那更好了。至所食之物，甥女細想：古人草根樹皮，尚可充饑，何況此山果木甚多，柏子松實，處處皆有，豈有腹饑之患！」呂氏道：「那些東西，豈能當飯？此時俺倒想起一事：當日俺們制有救荒豆末，自從初次飄洋用過一次，喜得後來從未絕糧。今甥女上山，倒可用著了。」

林之洋道：「虧你提起，俺倒忘了。」從箱中取出一包豆麵並一包麻子，遞給小山道：「你明日未曾上山，先將豆麵盡量吃飽，就可七日不饑。至第八日再吃一頓，就可四九日不饑。如覺口乾，可將麻子拌些水吃，就不渴了。這是俺們海船救命仙丹，須好好收了。」

小山接過道：「此豆怎樣炮制，就有如此功效？如果靈驗，若到荒年濟世，豈不好麼？」

林之洋道：「這個原是備荒用的。你道這方俺怎得知？是你父親傳給俺的。據說當初晉惠帝水寧二年，黃門侍郎劉景先因年歲荒旱，曾具表奏道：『臣遇太白山隱士傳授「濟饑辟穀仙方」。臣家大小七十餘口，以此為糧，不食別物。若不如斯，臣一家甘受刑戮。』其方：用黑大豆五斗，淘淨，蒸三遍，去皮；用火麻子三斗，浸一宿，亦蒸三遍，令口開，取仁，去皮；同大豆各搗為末，和搗做團如拳大。入甑內，從戌時蒸至子時止，寅時出甑，午時曬乾，為末。乾服之，以飽為度，不得再吃別物。第一頓七日不饑；第二頓四十九日不饑；第三頓三百日不饑；第四頓二千四百日不饑；不必再服，永不饑了。不問老少，但依法服食，不但辟穀，且令人強壯，容貌紅白，永不憔悴。口渴，研麻子湯飲之，更潤臟腑。若要重吃他物，用葵子三合為末，前湯冷服，解下藥如金色，任吃他物，並無所損。前知隨州郡守，教民用之有驗，序其原委，勒石於漢陽興國寺。還有一方：用黑豆五斗，淘淨，蒸三遍，曬乾，去皮為末；火麻子三升，浸去皮，曬乾，研為末；糯米三升，做粥，入前二樣和搗為團，如拳大。入甑內，蒸一宿，取曬為末；用小紅棗五斗，煮去皮核，入前末和搗如拳大。再蒸一夜，曬乾為末。服之以飽為度，最能辟穀。如渴，飲麻子水，能潤臟腑；或飲脂麻水亦可，但不得食一切物。當日你父親傳俺此方，俺配一料帶在船上。那知頭一次飄洋，就遭風暴，偏遇連陰大雨，耽擱多日，缺了柴米，幸虧這物才救一船性命。這是你父親積的陰德，俺同你舅母至今還是感念。」

呂氏道：「誰知這樣一個好人，偏偏教他功名蹭蹬！若早早做了官，他又何能到此訪甚麼仙、煉甚麼性呢？」小山聽了，觸動思親之心，更覺傷感。當時議定若花同去。次日，姊妹二人，絕早起來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